

孫
章
焚
書

第七
三
冊

胡子衡齊

丙辰冬月
于南冒後廬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九十六 子部一 儒家類

胡子衡齊八卷

浙江鄭大節家藏本

明胡直撰直字正甫泰和人嘉靖丙辰進士官至福建按察使直之學出於歐陽德及羅洪先故以王守仁爲宗嘗與門人講學螺水上輯其問答之語爲是書分言末理問六鉤博辨明中徵孔談言續問申言凡九篇篇有上下其名衡齊者意謂談理者視此爲均平云爾大要以理在心而不在天地萬物意在疏通守仁之旨然守仁本謂我與天地萬物一氣流通無有礙隔

故人心之理卽天地萬物之理而直乃謂吾心
所以造天地萬物匪是則黜沒荒忽而天地萬
物熄矣是竟指天地萬物爲無理與守仁亦不
相合未免太失之高遠其文章則縱橫恢詭頗
近子書與他家語錄稍異蓋直少攻古文詞年
二十餘始變而講學故頗能修飾章句無舛陋
粗鄙之狀云

胡子衡齊序

胡子之書曰衡齊旣成而長洲令曾鳳儀氏刻之屬
不佞貞序焉夫胡子何以稱衡齊也衡者平也所以
平低昂而使之當也齊者和也所以和諸味而使之
成也胡子之所爲衡齊也其大指曰吾儒與他道角
吾處吾勝而求彼負以爲異端彼亦處其勝以求吾
負而譏吾之未至不平而後有爭爭而不能和則害
彼所謂佛也老也揚也墨也申韓也彼皆有以自持
之吾衡而平之然後劑而和之則皆爲我用也洙泗
之後而有濂洛濂洛之後則吾儒與吾儒角彼此不

求是而求相勝曰尊德性也道問學也主靜也致良知也隨處體認也體仁也源一而流漸異吾衡而平之然後劑而和之而其源湛如也故曰衡齊孔子之言純者爲魯論而小雜者爲家語有問答有自言皆門人紀之者也孟子之言有問答有自言皆身著之者也荀子揚子文中子亦身著之者也莊子列子身著之而間託之問答者也其後而爲周子張子至明而爲薛子皆身著之者也爲二程子朱子至明而爲陽明子皆門人紀之者也胡子之爲衡齊也身著之而間託之問答者也身著之得無有意乎哉聖人立

象以盡意意不盡則繫辭焉以盡其言夫大者以道
立言次者以言明道以道立言曰經以言明道曰傳
胡子之衡齊傳也其所以衡齊之意則明道其明道
將以淑人而範世也意在明道何害於意意不在名
何損於道甚矣胡子之意之審也雖然其辭得無過
修乎哉孔子之繫易曰修辭立其誠誠立矣何修辭
之足病且胡子之學心學也反之心而苟有協耶卽
蕙嶺苦縣不諱同也其猶有扞耶卽關洛闔越不憚
異也如其羽翼乎卽稗史巷議不辭采也可借而彈
射乎卽齊諧虞初不虞詭也是故辯若僕秦而非爲

強工若丘非而非爲刻逞若蒙莊而非爲縱博若僞
向而非爲濫故曰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
肆而隱胡子其將庶幾乎哉余與胡子先後仕于朝
而不相值第聞胡子倡道于東南天下之有志者慕
而趨之若流水而胡子顧不立門戶惟道之是明而
已雖然吾終以胡子之辭修懼天下後世之以辭求
之也然則治胡子者當如何反之心而協如胡子之
於先詰可也是所謂衡齊之衡齊也弇州山人吳郡

王世貞撰

胡子衡齋序

胡廬山先生講道螺水之上四方考德問業其門者
屢恆滿焉余從鄉邦後雅慕先生有年昨遊吉之桐
江思造請函丈先生聆余至翻然就之會余以覩病
返舍尋爲時迫出山至人難遇大道難聞瞻彼日月
悠悠我思矣頃友人來自長洲傳曾明府手書示余
新刻胡子衡齋且委之序初讀之洋洋乎纒纒乎何
其工而則辨而不肆也歎曰富哉言乎再讀之雍雍
乎井井乎又何其平中不偏極於變而不離乎宗也
復歎曰至哉言矣昔人謂孔子沒微言絕七十子卒

而大義乖言曷稱微天下隱然而莫測其指是也義
曷云大天下曉然而咸通其故是也揭大而涵微者
聖也闡微而邇大者賢也試取魯論中庸二書覆誦
之而尼思之所繇判可識矣夫大道甚夷至理無二
聖人懷之斯欲忘言取人辨之以相示卒莫能定彼
局見拘方者人置一喙妄生分別秦漢以來何其曉
曉也今天下之論滋矣胡先生安能以己之說爲天
下司平而斬然齊一之乎蓋胡先生不能以其說均
齊天下凡天下譚名理指歸卒不能外先生之言爲
言是則所謂衡齊云爾今夫臆斷輕重誰能自信權

誠設而低昂不爽者當也意料長短未免有差度誠
設而尺寸不欺者亦當也在我權度惟茲惟靈不墮
封畛不圍象數精入無倫大至不可圍知止斯定定
斯徹徹斯融達乎巨細之倪而洞乎修短之故由是
百家殺亂庶幾哉其可折衷乎處窅與者陵藪蒙翳
分町析畦引而登諸泰山之巔則萬里曠然何闕之
有井竈谷鮒擅耳目以相娛莫吾能若試遊乎溟渤
之區望洋東視異派同歸始足以語大方之家矣蓋
見大則罔弗平冥會則罔弗一胡先生之學以盡性
至命爲宗存神過化爲功固已見大而窺源由是千

古之輕重長短疇能越焉昔王充論衡之著扶疎二十餘萬言闕摘詭譎取向理實蔡邕秘之以爲談助乃其書猥穢無關奚足觀也莊生齊物論非舉物論之不齊而齊之也蓋謂未有物先本無可齊既有物後自不能齊始喻風竅卒歸之虛景幻夢爲說汪洋自恣汜無畔涯以余觀於衡齊懸眾說而歸宿於道二子空百喙三尺矣斯其可傳也奚疑會心人遠合并何期目手茲編面譚千里是書藏諸名山知其解者旦暮遇之又何有於余哉曾明府昔受學胡先生一嘗訪余山中高朗士也甫宰巖邑席未遑暖孜

致首此以付剗剛豈特侯芭之嗜玄哉夫亦漆雕之
志大矣豫章張位序

胡子衡齊序

衡齊何爲而作也胡廬山先生憂世之儒者論說多端而持衡以齊之也夫言惡乎齊道惡乎衡揚子有云眾言淆亂折諸聖在則人亡則書聖人者固後學之所折衷也先儒有云存文王則知天載之神又云識得朱濟道便是文王吾心者又斯道之所取則也蓋自仲尼沒而微言絕諸子百家議論繁興漢溺於訓詁唐濫於詞章心性之傳不絕如綫迨於宋室真儒輩出理學始明其一二鉅賢力攻著述以開來學精神力量可謂收儒者之大全然而議論訓釋稍有

矛盾於孔氏我朝王文成先生揭致良知三字直透
本心厥旨弘暢矣乃其末流侈虛談而鄙實行世之
君子猶惑焉嗟夫道之不明則胡不折衷於聖人又
胡不求端於吾心也昔者堯舜禹更相授受惟曰允
執厥中孔子明大學之道必曰止於至善此易以故
哉嘗試觀之人生於天地之間視而不明聽而不聰
動作進退而不得其理則威儀亂有父子而不相親
有君臣而不相事有夫婦長幼朋友而不相別相序
相信則人紀滅養其身不以爲天下則私役于物反
以遺其身則悖探索於形名度數禮樂名物之煩而

日亦不足則支馳鶩於高虛玄遠簡曠自便之域而
實之不存則罔亂也滅也私也悖也支也罔也有一
於此皆心之所不能自安者也心之所不能自安者
非性之本然故也亂而治之滅而脩之私而擴之悖
而反之支而約之罔而誠之則性順而心安天生蒸
民有物有則過之不可不及不可堯舜之所謂執中
孔子之所謂止至善由此其選也嗚呼豈非萬世學
者之準的也哉先生衡齊九篇其大要闡人心之靈
則辨物理之非外而折衷於孔子之訓反覆論證既
已深切著明其謂釋氏本心未嘗非是而特不能盡